

夜归

刘少勤

飞机晚点,降落机场时已是晚上十点多了。给妻微信,着陆了。也就三四秒钟吧,她回了个笑脸。她定是守着手机,等我报平安。舱门打开,寒风直往机舱里扑,与舱内暖气对峙。空姐守在舱门边,一遍遍地鞠躬说再见。昏黄灯光下,她们倦意乍现。维护休整后,飞机还得起飞,接上因晚点在机场等候已久的客人,连夜返回成都。正常计算,飞机抵达蓉城,至少是凌晨三四点钟了。空姐也是不易。

机场大厅一切如昼,安保和服务人员,或走或立或坐。

随人流到出租车停靠处。夜深了,还有不少师傅守在机场等活。两长排桔黄色的出租车,蜿蜒成两条弧线。这清一色的桔黄,暖色调的,给人暖意。快到家了,心是暖的,看到的一切,都是有色彩的。

上了出租车。车内暖气很足,有一股浓郁的玉兰花香,挡风玻璃中间的后视镜上,挂着两串白色玉兰花。驾驶员是个小伙,板寸头,挺鼻梁,路灯渐次扑打到他脸上,侧看就很精神。小伙健谈,说夜间开车,就怕遇到酒鬼,还有闷葫芦。问我对什么话题感兴趣,我说不谈普京特朗普,聊聊家长里短吧。我也不设防,主动介绍了个人大致情况。小伙几次扭头看我,夸我不简单,当三十年兵,真能坚守。他是安徽人,在南京当了两年武警,退伍回乡搞过养殖,跟人合伙开过公司,失败后干过快递,去年买车跑出租,和对象轮班开,加上他白天当保安,俩人一月可挣一万五六。他说快成家了,后面要买房生子,还要抚养赡养,任务不轻,现在得安分守己,闹腾不得。

进入市区,车不多,路口红绿灯亮得一丝不苟。每当黄灯亮时,小伙就提前减速停车,稳稳当当的。他说以前不理解,夜间车少人更少,干吗还要那么多红绿灯呢!现在习惯了,干什么都得讲个规范,再说遇红灯停车,人也可趁机歇息,放松一下手脚。正聊着,前方路口有人骑车过来,出租车在斑马线前停了下来,而左侧一辆私家车则快速闪过。骑车人过斑马线时朝出租车点头致谢,小伙按声喇叭回礼。这一来一往的简单礼仪,让我感到神圣。

车子不疾不缓。后视镜里有警灯闪烁。出租车靠右避让,几辆消防车疾驰而过。车至东部战区总医院门口,一群人围着救护车,白大褂进进出出,女人的啼哭声撕扯着宁静。进入北京东路,一辆公交车停在站台候客,驾驶员师傅站在车下压腿,抽烟,烟头一闪一闪的。

手机铃响,妻问我到哪了,说要给我煮点面条。经她一说,我还真感到饿了,说想吃老家的馄饨,待会儿找家小食店解解馋。车到后宰门,算是家门口了,这里有条美食街,我请小伙靠边停车,下车时我祝他好运,他咧嘴谢我。

美食街人还不少。我径直拐入一条巷子,走进一家小食店。店主是一对中年夫妻,安徽怀宁人,我们早已熟识。就我一个顾客,老板娘下厨,老板跟我聊天。他说最近猪肉涨价,但他家的馄饨还是原价,量也没减,来的都是老客,不能光图利润。说话间,妻竟神仙一般出现在小店,套着大袄子,蓬着头发,她说不用猜就知道我在这里。店老板大笑,你们两口子真是神了!老板娘也没征求意见,不一会儿就端来两碗馄饨,一大碗一小碗。我舀了一勺辣油,又抓了一撮香菜叶,搅拌,隔着升腾的热气,瞅妻几眼,有些憔悴,但人还不丑。

走出小店,美食街还没打烊,老板们仍守着店面。我们没有挽手的习惯,并肩走着,影子在路灯下时短时长。

福楼拜和冰淇淋

肖遥

多彩的大峡谷铺展在一个庸俗灵魂面前,也不能使他的平庸念头减少分毫。”对浪漫主义者来说,风景是一种精神状态。一个阴冷的黄昏意味着“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”;对实用主义者而言,下雪意味着高速路封锁、地铁停运、公交车拴上防滑链也不敢开快,人类不得不在冰雪中踉跄滑行,恨不得再多长出几个脚趾扒着地。

有时,旅途中产生的矛盾甚至从准备的时候就暗戳戳地开始了:行李装好以后,眼睛盯着秤,以免超过航空公司所允许的重量。如果先生多放一条领带,女士就得取出一双袜子。旅途中百密一疏的遗漏也会令人沮丧:在异乡酒店,卷在被子里的睡衣忘了塞进行李;在洗手池上卸下的首饰忘了戴上;即将登机的时候,那个负责保管护照的人的又抓狂又无辜表情最不可原谅,尽管他为自己辩护的理由很充分:每个人都努力把你和你的护照分开,海关关员、旅行社、乘务长、检票员、酒店前台、警察……这些星星之火,都因为有了能够推卸和怨怼的旅伴而变得几乎可以燎原。

最终决定两个人旅途质量的可能不是审美,甚至也和细节无关。麦金纳尼的小说《他们是怎样玩完的》里,一对堪称人生赢家的律师夫妻去维京群岛度假,住了几天,就感到了乏味,天气千篇一律的明媚,让人赞赏过几次就懒得再赞,本来可以借这次度假多谈谈的话题(一些平常因为工作和应酬无法深谈的话题)很快就谈完。在天堂醒来还不到一个小时,就开始坐立不安,无所事事地看着一只只瞪着柄眼的螃蟹打横快跑过沙滩。度假并不能使得他们的婚姻重拾活力,相反,看到妻子穿上泳装的样子,也只觉得她有必要做点推脂按摩和少碰甜食……这位擅长替人打离婚官司的律师听过太多婚姻终章的故事,以为听听婚姻第一章的故事可以得到调剂,就试图和另外一对如胶似漆的金童玉女聊天,得知这位金童辍学、走私、入狱,而他刀尖上舔血的经历、云诡波谲的人生深深吸引了辩护律师的女儿,于是俩个除了外形,什么都不般配的人奇迹般地走到了一起,共度人生旅途……此刻,世间最美好的旅行,就是一个人走向另一个人。



旭日下
汪志国 摄

推石头上山

白海燕

快三十了,早参加工作,房子也布置一新,可就是媳妇至今不知养在谁家,给我们看过的姑娘照片,就不少于一打。可怜她没事就巴巴地对着那些照片,研究她们可能的性情、修养,想象儿子可能的热情以及美妙的进展。我们也陪着她探讨、憧憬、失望,然后再安慰、鼓励。这个过程被重复又重复。

大方和我,孩子都正读大学,暂且前不着村后不挨寨,还算自在。不过,我们也是不久前才从高考的火焰山上爬过来,拍拍身上都还有灰烬呢。

不管怎样,那山现在被甩在身后,留给别人爬了。办公室里别人是谁? 小张。

小张天天走路带风,像是去

战场,他孩子高二,正节骨眼上。你一看她垮着脸进来,就知道内战的硝烟笼罩着她。一说到那个被她喂养得壮壮实实的儿子的学习情况,小张就咬牙切齿,烦不欲生,办公室里的氛围就变得异常凝重。

过两年我就解放了! 小张总恨天不亮地说。

可是,可是,真得就能彻底解放吗?

看看老田,那不就是我和大方的明天吗? 老高呢,孙子出世,他又该有新的任务上身了,带孙子,送学啊,他都要当仁不让。

这就是人生,西西弗斯周而复始地推石上山的过程。

但我们,累着笑着,往前走着。

老高就要当爷爷了!

办公室同事一说到这个话题,老高就把圆圆的肚子挺得更突出了,好像孙子就站在上面,正逗着玩呢。那张大饼脸,被大幅度的笑容撑得更大更圆了。

谈论这个话题也是大家最轻松的时候。

办公室五个人,老高最长,三年前,他可焦头烂额。那时他儿子毕业,四处考单位,无着,他也天天僵着个烤焦的大饼脸。

不过,都过来了。后来,公务员录取,买房,娶媳。现在就等孙辈落地。

在老高长吁一口气的时候,老田却正着急呢。

老田,办公室二掌柜。儿子